



夏夜流萤

□周祥龙

风裹着荷香送来了丝丝凉意。这时,精灵般的萤火虫就由草丛里飞出来了,它们轻盈地跳着曼妙的舞蹈,有时候和星星混杂在一起,让人眼花缭乱,睡意朦胧。此刻母亲就会在耳边轻声说:“该进屋了哟,不能太贪凉呢。”年少的我总沉迷于那凉爽宁静得使人微醺的氛围,还不能理解,适可而止恰到好处才是美的真谛。然而竹床盛会必然要在晨露凝结之前悄然结束。我猜人群散去之后,那里便是萤火虫的舞台了。

《晋书·车胤传》记载:“胤恭勤不倦,博学多通。家贫,不常得油。夏月,则练囊盛数十萤火以照书,以夜继日焉。”那时我与小伙伴们也曾效法车胤,取一空药瓶,捉了几十只萤火虫放进去。那一瓶绿莹莹的光亮煞是好看,然而真要用来照明读书,却还不如月光清亮。

萤火虫带着天生的浪漫情调,历代咏萤火的诗词很多,我却最喜欢李白之作。“雨打灯难灭,风吹色更明。若非天上去,定作月边星。”用词质朴,想象瑰丽,又不着萤火一字,用来做谜面也是不错的。

据说全世界的萤火虫有两千多种,大多于夏季在河边、池边、农田出现,活动范围一般不会离开水源。说来十分遗憾,女儿仅在书本和百度百科里见过萤火虫。

前不久我们全家去乡下走亲戚,返程时已入夜,沿路行至一藕塘处,阵阵荷香沁人心脾,忍不住驻车路边观赏。女儿眼尖,发现了草丛里一明一暗的小亮点,惊叫道:“爸爸,那是不是萤火虫?”我循声望去,眼见那微弱的萤火闪烁着从我们身

边绕过,一眨眼,又隐藏到荷叶之中了。握着女儿的小手,我伫立良久,女儿也不说话,陪我一起慢慢等待。即使后来再没见到那只萤火虫,我心中依然充盈着满满的幸福与感动。

原来,有了萤火虫的夏夜是如此完美的。“孤光一点萤,散作满河星。”我想这美好的一夜,也会长久地留在她的记忆深处吧。
(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)



能懂的诗

油桐花开

□李举宪

开在土坎,山间
站在一句谚语上微笑
一个个粉红带白的小裙裙舞起来
如果仔细听
我会听到太阳光里的尖叫
呼唤着江对岸的那一朵
时光飞逝,斗转星移
你仍然坚守着自己
做半坡寨那朵油桐花
与邻家的小妹妹作伴
看她飞扬的小辫
(作者系重庆新诗学会会员)

游湖

□春润

春阳和煦,漫无目的地游走
像那湖中的候鸟一样
不远千里来邂逅春光
堤上的绿柳,仰面迎风
舞动摇曳出故乡的问候
何时回转
一行南归的雁

天光渐斜,若有所得似驻足
眼前有桤枯枝逢春的树
年轻的情侣卿卿语浓
银发夫妇依肩携手,没入暮色
那一刻,灰枝和绿芽相融
落日昏黄
分不清是他们还是自己

月色初晓,心神怡宁向归途
芦苇丛中流水潺潺
隐匿的脚步轻快
跳跃着,向我来时的方向
洋溢着对新奇的憧憬
正如我般
笃定了对未来的执着
(作者系重庆万州区作协会员)

湖边

□三都河

櫻桃李满树花开
过了鼎盛期
渐见新叶冒出来
花开得像雨点
雨点又似落花
花与树未接到的雨
被湖轻松收纳
似捡了个漏
凉亭下的老人
在背影中幽幽回忆
一如雨,点落入湖面
细小的涟漪
没看清就散了
时光是否也这样
走着走着就老了
鸳鸯蝴蝶的梦
适才张开网
鱼儿早已远遁
洞察人间唯有激情
现在却云淡风轻
老花眼扫过去
徒留丝丝小雨
记不住淋不湿
(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)

遥远的父亲

□黄小猫

倾向于做手术。姐姐拗不过,还是同意了我们的方案,而我们的这个决定,却把父亲带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。

我们没有告诉父亲实情,但不知他是否猜到一二。我们来到医院,做完必要的检查,医生很快为父亲安排了手术。

术后两天的父亲极其难受,他自己像经历了炼狱一般。父亲住在一个单人间,第一周是母亲和姐姐照料,第二周是我和母亲照顾。父亲已能起床,但因身上有很多引流管,只能在床边活动。父亲一直情绪不太好,不愿说话,满脸忧愁。入院10多天后的一个晚上,父亲有点发烧,医生怀疑术后的胰漏并发症出来了。医生说:“胰漏是很严重的并发症,很可能引起腹腔出血,到时又要做紧急血管修补术。”

第二天,医生来查房,我问他父亲的情况怎么样,他说没事,别担心,很快会好。表

面看着爸爸情况也还好,我每天给他捶捶背,按摩一下四肢,他每天也下床活动几次,自己上厕所。父亲偶尔会照照镜子,面色看着也红润。

我的年休假已经结束,第三周时弟弟来轮换,临行前我再次询问医生,他笑着说“没事,你去吧”。周三中午,弟弟打来电话,说爸爸突然吐血。一小时后,父亲又吐血,比上次的量更大。而接下来,紧急输血,重症医生开始抢救。我买了高铁票,开始往重庆赶。路上,弟说,爸已不行了,血压直线下降,已放弃抢救了。我不甘心,打电话给医生,他说:“对不起,请节哀……”

父亲就这样走了,走的时候只有弟弟一家在他身边。此后的很多个夜晚,我一遍遍回想治疗的每一个细节,一次次泪湿枕巾,一次次想,当初别急着给父亲做第二次手术多好,那么父亲此时也许还在这个世上吧。

父亲在梦里回来了很多次。每次,我都在梦里纠结,这是梦还是现实。父亲,您真的就这样远走了吗?父亲,您离我那么近却又那么远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云阳县作协会员)

遇见

□何新

通过。一次他在巷道的西端,瞧见我东端走来,忙停下蹒跚的脚步,招呼我先行。我一番礼让,他微笑着站在原地不动,并不断向我招手。我盛情难却,愧意顿生,崇敬之感,沸腾血脉。

这次,我才真正看清了他的面容。五十开外的年纪,满头华发,黧黑的一张脸,刻满纵横交错的皱纹,岁月的沧桑、风雨的剥蚀,他好像一座雕塑,一动不动地屹立在街道的巷口。巷子路面陡且不平,遇着坡度大的地方,他要借助那把柔中带刚的扫帚,支撑着身体的前行。显然他患有腿疾的毛病,每前

“银烛秋光冷画屏,轻罗小扇扑流萤。”女儿幼时背唐诗,我往往会帮她带入情境,用铺张的语言给她描绘诗中的内容:一位宫女穿着薄纱长裙,拿着团扇去扑打飞舞的萤火虫。萤火虫飞走了,宫女也跑累了,闲坐在冰凉的石阶上,看天河当空,仔细辨认哪颗是牛郎,哪颗是织女……

女儿打断我:“萤火虫我知道,它们都提着小灯笼。”还翻出她的绘本漫画书,指给我看萤火虫的卡通形象。我哑然失笑,也难怪,如今的孩子,见过萤火虫本尊的寥寥无几,又怎么能亲身体会这夏夜流萤的诗意呢?

但萤火虫于我的童年,是真实存在的记忆。那时的城市还没有这么大,我们也没有住进钢筋丛林里。父亲单位的大院住着十来户人家,一色的红砖青瓦小平房,院子里还种了几棵高大的泡桐树。靠近小城边缘,四周环绕着大片荷塘和稻田,在盛夏漫长的夜晚,耳边总有蛙声、虫鸣此起彼伏。房间窄小尤其闷热,小小的电风扇也止不住我浑身的汗。见我在灯草织成的凉席上来回翻滚,母亲就会对父亲说:“咱家竹床该洗了。”

竹床和躺椅,轻便又散热,是家家必备的消暑神器。太阳一落山,就有热心的老大爷提来几桶水,泼在院子中间的空场地上。被炙烤了一天的水泥地像刚揭了盖的蒸笼屉,立时热气腾腾。等水微干,就有心急的人家搬了竹床来抢占有利地形。

夏夜纳凉是一种人人参与的集体活动。男人们围着仅有一台黑白电视机看球赛,女人们你一言我一语说着家长里短。大院里孩子众多,在竹床阵里追逐嬉闹,往往一个个满头大汗后,又被各自家长赶回去再洗一遍澡。待大家都爬上自家竹床,漫天星斗洒下清辉,夜

父亲越来越遥远了,以至于站在他的面前,什么也抓不住。父亲的音容笑貌虽仍熟悉如昨日,可站在他的坟莹前,我再一次深切地知道,想念父亲,只能在记忆里。

2023年6月下旬,父亲突发剧烈腹痛,当晚以胆囊结石入院,主治医生建议待肝功能正常后再做手术。父亲很疼,喊着快点给他把结石取出来,我也觉得只有把结石取出来才能缓解症状,所以坚持要尽快手术。6月25日,医生加班做了手术,谢天谢地,父亲术后恢复情况很好,两天后就在病床上和我们斗地主了,还说像没做手术一样。我们都很开心,期盼着父亲早日康复。

28日晚,医生打来电话,说病理结果出来了,有点不乐观。我心里一咯噔,马上去住院部楼下沟通。医生说:“待恢复两月后考虑做胆囊癌扩大根治术。”我有点愤怒,如果术前怀疑是癌,手术方式是否就不一样呢?

事已至此,我们只能选择接受。多方咨询,给出的建议却不一样。于是我们决定挂一个重医某院的专家号,专家说必须尽快手术,一刻也不能耽搁。回到家开家庭会议,姐姐却极力反对手术,我和弟弟的意见还是

我喜欢早行。在影影绰绰的黎明中,一路响着清脆的脚步,走过那条并不起眼的小巷,去附近的广场溜达。每次出门,在小巷都要遇到一个步履蹒跚的身影,举着一把长长的扫帚,东南西北、上下左右的舞动,像要打开黎明的天窗。

这个人也起床很早。城市才开始苏醒,人们还伸着懒腰打着呵欠的时候,他起床了,举着一把用竹枝扎成的扫帚,在微弱的路灯光下,打扫着巷道里的垃圾。小巷中有一段路很狭窄,不能同时容纳两人并排